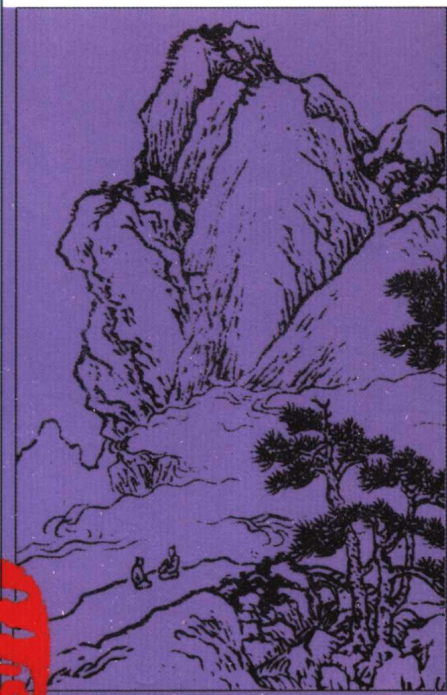


# 经典常谈

朱自清  
著

北京出版社



小  
书

大 家 写 给 大 家 看 的 书

# 经典常谈

朱自清 著

北京出版社



小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典常谈 / 朱自清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3  
(大家小书·第3辑)  
ISBN 7-200-05090-3

I. 经... II. 朱... III. 社会科学—古籍—简介—中国 IV. Z8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113314号

·大家小书·  
**经典常谈**

JING DIAN CHANG TAN

朱自清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燕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5印张 85千字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8 001—13 000

ISBN 7-200-05090-3

I·805 定价: 9.00元

##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



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 读朱自清先生《经典常谈》

——代序

吴小如

去年读叶圣陶先生《西川集》，知道佩弦先生有这样一本书问世，当时急于要看，苦于得不到手。直到最近，才算如愿以偿，然而已早是望眼欲穿了。手头的这一本是文光书店 1946 年 9 月在上海再版的，看来渴望读到此书的人还不少呢。

佩弦先生的思想一直是紧跟时代步伐的，至其思路之清晰，识见之高远，尤令人叹服；而更以治学态度之拘谦为最难得。先生一向在发扬、介绍、修正、推进我国传统文化上做功夫，虽说一点一滴、一瓶一钵，却朴实无夸，极其切实。再加上一副冲淡夷旷的笔墨，往往能把顶笨重的事实或最繁复的理论，处分得异常轻盈生动，使人读了先生的文章，不惟忘倦，且可不费力地心领神会。这本《经典常谈》就是我这话一个确切的明证。

现在大多数的学人，受西洋洗礼过深，对固有的传统文化，十九采取鄙视态度。间有专以治国故为事业的，亦往往标新立异，故出奇兵，炫鬻取胜。这种偏颇的做法，正如沙滩造屋，一阵大风便会吹倒，是



不会有什么存在价值的。再有些人，虽说一知半解，却抱了收藏名人字画的态度，对学问和艺术，总是欠郑重或忠实，这对于文化的了解与建树，也还是无关痛痒、不足轻重的。佩弦先生对西方文明接受得很多，对传统文化又有顶深邃的了解，在学术建设方面绝无上述那几种毛病。这从本书的《自序》里，就可以看出他正确的见解来：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

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有了这种开明的见解，自然有其开明的办法：

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固然如火如荼，可是成果却微乎其微者，对旧传统的蔑弃固为大病，而于新知识的接受，总是犯了浅尝辄止的毛病，结果只得到一点皮毛，也是摧残文化的一个致命伤。一般人看了“文学史”、“国学概论”一类的书，便以为已经了解





“文学”和“国故”是什么，甚至还有专以在“小册子”上用功夫引为自豪的。这样的青年人读了先生的这番话，亦可以自省矣。

本书的内容，亦正如先生《自序》中所说：“……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此书还有一个特色，即依照传统的意见，将《说文解字》放在最前头。谈五经、《四书》之外，以《诸子》一篇谈先秦诸子，以《辞赋》一篇谈《楚辞》、汉赋。史部则谈了《战国策》、《史记》、《汉书》三书。先生尽管自谦：“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然而以述为作的人，果无深切著明的了解是不能写出这种深入浅出的文字的。

最后，愿意说一点自己的偏见。即这本书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乃是谈“诗”与“文”的两部分，抵得上一部清晰精到的文学史，甚至比那些粗制滥造的整部文学史还好。这未免有点买椟还珠，可确是由衷的话。也许先生毕竟是治文学的人，对这方面有更深的修养所致欤？

1947年岁次丁亥闰月之杪燕城写讫。

## 附记：

上面这篇小文写于半个多世纪以前。发表伊始，即受到俞平伯师的谬许，认为写得平易踏实，能抉出佩弦师的用心。原稿久佚，几年前终于从旧报刊上找到。重读之际，感到所谈亦甚平常，并无胜解。但佩弦师这本名著，近年又重印问世，且收入《朱自清全集》，则读者的数量比当年初版时不知要多了多少倍了。最近北京出版社把此书辑入“大家小书”第三辑，即将出版，嘱我写序。窃以为要说的话，旧文言之已尽，故请出版社用它代序，自问并非偷懒塞责。不过新的感想还是有的，这里就再词费几句。

首先，出版社这套“大家小书”的选题决策是英明的。每本书字数不多，含金量却极富，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读，受益自然事半功倍。其次，我始终认为，写普及性质的导读之作，必由大名家命笔，读者才能于深入浅出的字里行间获得有真知灼见的治学途径和读书方法。重印佩弦师的这本《经典常谈》，实际上就是给此类导读性书籍树立了样板，成为一代典范。第三，从经济学观点看，劣质产品上市太多，就会把优质精品挤出市场。目前的出版物，属于文化垃圾的东西已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要想移风易俗，使文化格局彻底改观，不能只靠行政命令，还



须用高质量、好内容的著作予以抵制和反击，从正面占领市场。因此，把佩弦师的《经典常谈》以及与之相类似的高品味书籍重新推出，其意义便不仅限于书的内容本身了。第四，我初读《经典常谈》时，还在大学读书。1949年后，我自己也在大学里当了教书匠。为了教好学生，我时时刻刻把佩弦师治学和著书的态度和方法奉为圭臬。因此这本《经典常谈》，不仅是自己获取知识的源泉和锁钥，也是我教书和写书的鲜活榜样。几十年来我写的几本书，几乎都力求深入浅出、化整为零；从主观愿望讲，总想像《经典常谈》那样，用普及的手段以求达到使读者有所提高的目的。当然，自己学问毕竟有限，比起我的师辈们所著的书来简直望尘莫及。尽管如此，我对自己受到亲炙的师长（包括佩弦先生在内，特别是他所写的《经典常谈》）始终是怀着“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恭敬景仰之心的。现在竟能在老师的著作前面发表一点个人感想，这要由衷感谢出版社给了我一个得附骥尾的机会，并感到非常荣幸。

2003年11月15日北京写讫。

## 序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



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

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孤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



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钞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

朱自清

三十一年二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 目 录

序 .....	( 1 )
说文解字第一 .....	( 1 )
周易第二 .....	( 11 )
尚书第三 .....	( 19 )
诗经第四 .....	( 29 )
三礼第五 .....	( 37 )
春秋三传第六 ( 国语附 ) .....	( 43 )
四书第七 .....	( 50 )
战国策第八 .....	( 57 )
史记汉书第九 .....	( 62 )
诸子第十 .....	( 79 )
辞赋第十一 .....	( 93 )
诗第十二 .....	( 103 )
文第十三 .....	( 118 )



## 说文解字第一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造的。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做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sup>①</sup>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来的。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我们知道，文字不断地在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理得多。

“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

<sup>①</sup> 《淮南子·本经训》及高诱注。